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世說新語
賢媛第九

1 陳嬰者，東陽人。少修德行，著稱鄉黨。秦末大亂，東陽人欲奉嬰為主，母曰：「不可。自我為汝家婦，少見貧賤，一旦富貴，不祥。不如以兵屬人，事成，少受其利；不成，禍有所歸。」 2 漢元帝宮人既多，乃令畫工圖之，欲有呼者，輒披圖召之。其中常者，皆行貨賂。王明君姿容甚麗，志不苟求，工遂毀為其狀。後匈奴來和，求美女於漢帝，帝以明君充行。既召，見而惜之，但名字已去，不欲中改，於是遂行。

3 漢成帝幸趙飛燕，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，於是考問。辭曰：「妾聞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修善尚不蒙福，為邪欲以何望？若鬼神有知，不受邪佞之訴；若其無知，訴之何益？故不為也。」

4 魏武帝崩，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。及帝病困，卞后出看疾。太后入戶，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。太后問：「何時來邪？」云：「正伏魄時過。」因不復前而歎曰：「狗鼠不食汝餘，死故應爾！」至山陵，亦竟不臨。

5 趙母嫁女，女臨去，敕之曰：「慎勿為好！」女曰：「不為好，可為惡邪？」母曰：「好尚不可為，其況惡乎！」

6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，德如妹，奇醜。交禮竟，允無復入理，家人深以為憂。會允有客至，婦令婢視之，還答曰：「是桓郎。」桓郎者，桓范也。婦云：「無憂，桓必勸入。」桓果語許云：「阮家既嫁醜女與卿，故當有意，卿宜察之。」許便回入內，既見婦，即欲出。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，便捉裾停之。許因謂曰：「婦有四德，卿有其幾？」婦曰：「新婦所乏唯容爾。然士有百行，君有幾？」許云：「皆備。」婦曰：「夫百行以德為首。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謂皆備？」允有慚色，遂相敬重。

7 許允為吏部郎，多用其鄉里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。其婦出戒允曰：「明主可以理奪，難以情求。」既至，帝核問之，允對曰：「『舉爾所知』，臣之鄉人，臣所知也。陛下檢校，為稱職與不？如不稱職，臣受其罪。」既檢校，皆官得其人，於是乃釋。允衣服敗壞，詔賜新衣。初允被收，舉家號哭。阮新婦自若，云：「勿憂，尋還。」作粟粥待。傾之，允至。

8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，門生走入告其婦。婦正在機中，神色不變，曰：「早知爾耳！」門人欲藏其兒，婦：「無豫諸兒事。」後徙居墓所，景王遣鍾會看之，若才流及父，當收。兒以咨母，母曰：「汝等雖佳，才具不多，率胸懷與語，便無所憂；不須極哀，會止便止；又可少問朝事。」兒從之。會反，以狀對，卒免。

9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，入室，言語始交，王謂婦曰：「新婦神色卑下，殊不似公休。」婦曰：「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，而令婦人比蹤英杰！」

10 王經少貧苦，仕至二千石，母語之曰：「汝本寒家子，仕至二千石，此可以止乎！」經不能用。為尚書，助魏，不忠於晉，被收，涕泣辭母曰：「不從母教，以至今日。」母都無感容，語之曰：「為子則孝，為臣則忠，有孝有忠，何負吾邪？」

11 山公與嵇、阮一面，契若金蘭。山妻韓氏，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，問公，公曰：「我當年可以為友者，唯此二生耳。」妻曰：「負竊之妻亦親觀狐、趙，意欲窺之，可乎？」他日，二人來，妻勸公止之宿，具酒肉。夜穿墻以視之，達旦忘反。公入曰：「二人何如？」妻曰：「君才致殊不如，正當以識度相友耳。」公曰：「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。」

12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，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，有兵家子，有雋才，欲以妹妻之，乃白母，曰：「誠是才者，其地可遺，然要令我見。」武子乃令兵家兒與群小雜處，使母帷中察之。既而母謂武子曰：「如此衣形者，是汝所擬者非邪？」武子曰：「是也。」母曰：「此才足以拔萃；然地寒，不有長年，不得申其才用。觀其形骨，必不壽，不可與婚。」武子從之。兵兒數年果亡。

13 賈充前婦，是李豐女。豐被誅，離婚徙邊。後遇赦得還，充先已娶郭配女，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。李氏別住外，不肯還充舍。郭氏語充，欲就省李，充曰：「彼剛介有才氣，卿往不如不去。」郭氏於是盛威儀，多將侍婢。既至，入戶，李氏起迎，郭不覺腳自屈，因跪再拜。既反，語充。充曰：「語卿道何物？」

14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，行於世。李氏女，齊獻王妃；郭氏女，惠帝后。充卒，李、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，經年不決。賈后廢，李氏乃祔，葬遂定。

15 王汝南少無婚，自求郝普女。司空以其癡，會無婚處，任其意，便許之。既婚，果有令姿淑德，生東海，遂為王氏母儀。或問汝南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嘗見井上取水，舉動容止不失常，未嘗忤觀，以此知之。」

16 王司徒婦，鍾氏女，太傅曾孫，亦有俊才女德。鍾、郝為娣姒，雅相親重；鍾不以貴陵郝，郝亦不以賤下鍾。東海家內，則郝夫人法，京陵家內，范鍾夫人之禮。

17 李平陽，秦州子，中夏名士，於時以比王夷甫。孫秀初欲立威權，咸云：「樂令民望，不可殺，減李重者又不足殺。」遂逼重自裁。初，重在家，有人走從門入，出髻中疏示重，重看之色動。入內示其女，女直叫「絕」，了其意，出則自裁。此女甚高明，重每咨焉。

18 周濬作安東時，行獵，值暴雨，過汝南李氏。李氏富足，而男子不在。有女名絡秀，聞外有貴人，與一婢於內宰豬羊，作數人飲食，事事精辦，不聞有人聲。密覘之，獨見一女子，狀貌非常，濬因求為妾。父兄不許。絡秀曰：「門戶殄瘁，何惜一女？若聯姻貴族，將來或大益。」父兄從之。遂生伯仁兄弟。絡秀語伯仁等：「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，門戶計耳！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，吾亦不惜餘年！」伯仁等悉從命。由此李氏在世，得方幅齒遇。

19 陶侃少有大志，家酷貧，與母湛氏同居。同郡范逵素知名，舉孝廉，投侃宿。於時冰雪積日，侃室如懸磬，而逵馬僕甚多。侃母語侃曰：「汝但出外留客，吾自為計。」湛頭髮委地，下為二髻，賣得數斛米，斫諸屋柱，悉割半為薪，剉諸薦以為馬草。日夕，遂設精食，從者皆無所乏。逵既歎其才辯，又深愧其厚意。明旦去，侃追送不已，且百里許。逵曰：「路已遠，君宜還。」侃猶不返。逵曰：「卿可去矣。至洛陽，當相為美談。」侃乃返。逵及洛，遂稱之於羊晷、顧榮諸人，大獲美譽。

20 陶侃少時，作魚梁吏，嘗以一坩餚餉母。母封餚付使，反書責侃曰：「汝為吏，以官物見餉，非唯不益，乃增吾憂也！」

21 桓宣武平蜀，以李勢妹為妾，甚有寵，常著齋後。主始不知，既聞，與數婢拔白刃襲之。正值李梳頭，髮委藉地，膚色玉曜，不為動容，徐曰：「國破家亡，無心至此，今日若能見殺，乃是本懷。」主慚而退。

22 庾玉臺，希之弟也。希誅，將戮玉臺。玉臺子婦，宣武弟桓豁女也，徒跪求進。閹禁不內。女厲聲曰：「是何小人！我伯父門，不聽我前！」因突入，號泣請曰：「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，當復能作賊不？」宣武笑曰：「婿故自急。」遂原玉臺一門。

23 謝公夫人韓諸婢，使在前作伎，使太傅暫見，便下幃。太傅索更開，夫人云：「恐傷盛德。」

24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，浴後，婦故送新衣與。車騎大怒，摧使持去。婦更持還，傳語云：「衣不經新，何由而故？」桓公大笑，著之。

25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、中郎曰：「王家見二謝，傾筐倒屣；見汝輩來，平平爾。汝可無煩復往。」

26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，大薄凝之。既還謝家，意大不說。太傅慰釋之曰：「王郎，逸少之子，人才亦不惡，汝何以恨乃爾？」答曰：「一門叔父，則有阿大、中郎；群從兄弟，則有封、胡、遏、末。不意天壤之中，乃有王郎！」

27 韓康伯母，隱古几毀壞。卞鞠見几惡，欲易之。答曰：「我若不隱此，汝何以得見古物？」

28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：「汝何以都不復進？為是塵務經心，天分有限？」

29 郝嘉賓喪，婦兄弟欲迎妹歸，終不肯歸。曰：「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，死寧不同穴！」

3 0 謝邊絕重其姊，張玄常稱其妹，欲以敵之。有濟尼者，並游張、謝二家，人問其優劣，答曰：「王夫人神情散朗，故有林下風氣；顧家婦清心玉映，自是閨房之秀。」

3 1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，問：「眼耳為覺惡不？」答曰：「髮白齒落，屬乎形骸；至於眼耳，關於神明，那可便與人隔？」

3 2 韓康伯母殷，隨孫繪之之衡陽，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。卞鞠是其外孫，時來問訊。謂鞠曰：「我不死，見此豎二世作賊！」在衡陽數年，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，殷撫屍哭曰：「汝父昔罷豫章，徵書朝至夕發。汝去郡邑數年，為物不得動，遂及於難，夫復何言！」